

散文

一树槐花白又香

■ 逆广凯

“小麻雀，尾巴长，娶了媳妇儿忘了娘”。儿时的顺口溜还在耳际飘荡。

青黄不接的时节，槐花开得烂漫像是炸开的爆米花摇坠在枝头。东风掠过，一股脑儿的清香直往鼻子里蹿。村里一如往常的祥和，农忙的庄稼人已在风尘中忘了苦命的槐花嫂子，槐花谢了又开，年轮像是老槐树的皮带，随着腰渐粗而一圈圈地变大，心里不知藏着多少酸甜苦辣。

去年寒假，我迎着豫北平原的粗狂、苍凉，回到村庄。干瘪的枝条直愣愣地指向那铅灰色的茫茫天际，村落被冰冷的壁垒镇压在寒风的梦魔里。屋檐上挂满了冰凌，尖尖的；我的心也挂满了冰凌，瘦瘦的。沿着被雪覆盖的小路，走得匆忙，雪下得正紧。不知谁家的顽童放响了新年的爆竹，耳朵被此起彼伏的鞭炮声震得轰鸣。“天快黑了，赶紧走吧。”父亲的催促使我加快了步伐。我端着盛饺子的瓷碗，父亲拿着鞭炮、烧纸。趁着除夕夜还没来临，我跟父亲要赶到西北地的祖坟给爷爷、奶奶上坟、添汤。

爷爷、奶奶的坟在村头不远的西北地，那是我们家族的祖坟。一座座隆起的坟丘，像是卧在沙漠里骆驼的驼峰。爷爷、奶奶的坟后凸起一座被皑皑的雪覆盖着的新坟，燃尽的余灰在西北风中打着旋儿，在枯瘦的柏树上消尽。我猜想坟头那些精美的供品大概是死者生前最不舍得吃的东西。水是冷的，酒是冰的，心似乎也因为寒冷而变得僵硬，毫无温暖可言。

我仍记得那天深夜，睡梦中我被一阵狗叫声惊醒。夜幕朦胧中我看到一个魁梧的黑影，那黑影和父亲说了些什么，父亲拿着做木工的家伙走得匆忙。父亲回来时眼神恍惚，话在喉咙处顿了顿，像是被挤出来的一样：“槐花嫂子饿死了，叫我去钉棺材。”父亲之后跟我说了很多，我一句也没听清，只记得槐花嫂子死的样子非常可怕，抬她的时候身体裹着薄薄的床单，瘦得只剩下一堆骨架，胸口紧紧捂着那个黄色铁碗，干瘪的乳

小小说

错 爱

■ 东晓杰

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张咪对教古代汉语的老师吴中华有了“感觉”。外表的吸引是其一，更多的是对老师学识的崇拜。

高中时代，张咪就对微型诗感兴趣，有一段时间，曾到了痴迷的地步。但为了备战高考，在家人的竭力劝阻下，她只好忍痛割爱。

没想到，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学校开设了微型诗专题讲座，这让钟情于微型诗却又中途与之“分手”的张咪异常激动。

讲座开始的那天，张咪早早就坐在了前排，不仅仅是因为讲座本身，还因讲座者是吴中华。

初始，张咪只是被他的讲课风格、技巧所吸引，慢慢地，张咪对吴老师的看法有了变化，这种变化是由印象的美好升华到了内心的驻留。

现在，教古代汉语的吴老师，竟然又成了微型诗专题讲座的担纲者，这怎么能让张咪的心风平浪静呢！

还是那样的幽默诙谐，一场讲座，让吴中华在张咪心中彻底扎下了根，也让她对吴中华的感情由钦佩变成了崇拜。

从此，有事没事，张咪就找吴中华请教，除了专业问题外，更多的还是微型诗创作方面的交流。

当然，只有张咪最清楚这请教和交流背后的醉翁之意。

久而久之，崇拜又转化成迷恋。

经过多次激烈地思想挣扎和痛苦地心事博弈，张咪拨通了吴中华的电话，邀请老师周末到茶社一聚。

依旧是口若悬河，依旧是思绪飞扬，不一样的，聆听者只有张咪。

有了约会的第一次，自然也就有了第二次、第三次……出人意料的是，每次吴中华都举止得当，从不越雷池半步。

与吴中华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张咪主动的。那天，张咪室友过生日，张咪高兴，中午喝了几杯干红，下午没去上课，便给吴中华打了电话，让吴中华到出租屋来一趟。

吴中华一进门，张咪就从身后搂住了他。激情在那一瞬间不可遏止地被点燃。

事后，吴中华有点后悔，毕竟他和张咪是师生关系，毕竟他是有家室的人。吴中华怕张咪在外面多说，影响他在学校的声誉，更怕张咪纠缠不放，破坏他的家庭。

张咪告诉吴中华，她只是欣赏他、钦佩他、崇拜他、迷恋他。她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她只要他的现在，不要他的将来……

张咪的一番话，让吴中华绷紧的神经即刻松弛下来，他告诉张咪，他喜欢张咪的漂亮、率真、好学和执着。他还说，真正的爱情是游离于围城之外的，婚姻只不过是一种契约、一个名分罢了。

吴中华的“高见”，一下子就戳中张咪内

房倒不如要饭的碗瓷实。

槐花嫂子是我们村的人，算是本家。她的故事像是一本心酸的书，咀嚼出来的满是泪水。奶奶在时，隐约听过一些关于槐花嫂子的事情。奶奶也不知道她的名字，只是她的儿子，也就是王恩，从小喜欢吃蒸槐花，她经常拿着镰刀或者铲子捋槐花，所以村里的人都叫她槐花嫂子。槐花嫂子是王恩的爹从麦秸垛边捡来的。王恩的爹是杀猪的，长得丑陋且家里穷，兄弟又多，一直娶不上媳妇。槐花嫂子像是透过窗户的阳光冲散了这个破败家庭的艰涩。好景不长，王恩的爹杀完猪回家，醉酒，在连阴雨的七月，失足掉河里淹死了，槐花嫂子一直守寡，只因怕她一双儿女受委屈，但村里人的风言风语让这个小院倍受冷落。

槐花嫂子在村东地的窑厂觅了份搬砖的活，之后有人说王恩娶媳妇的房子是槐花嫂子一块一块砖偷来的。

对于这件事情我一直不信。在我的印象里，槐花嫂子朴素干净，瘦矮身材，做事麻利，是村里有名的要强人，经年累月的做工使她显得比同龄人老许多，黝黑粗糙的皮肤无时无刻不在暴露着她吃苦耐劳的品质。槐花嫂子为了让儿子王恩娶上媳妇，延续香火，用了当时村子里穷人惯用的手段——“换亲”，槐花嫂子的女儿含着泪怀着恨进了婆家门。

槐花嫂子将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日子过得十分平和。直到槐花嫂子摔倒在地头，醒来之后半身不遂，渐渐地，家里变了模样。王恩夫妻俩对于一天三顿饭的伺候逐渐不耐烦，王恩性子软，听媳妇的话，不久就把槐花嫂子赶了出来。

王恩和他的女人、孩子住着槐花嫂子盖的洋楼，而槐花嫂子住在村西头土坯房里，一阵风似乎就能吹倒。王恩两口子时常不给槐花嫂子吃的，槐花嫂子就拄着拐杖在村里捡废品，王恩和他的女人觉得槐花嫂子这样做丢他们的脸面，一把火将废品全烧了。我

也听说过，王恩有时还打槐花嫂子，王恩的女人在槐花嫂子胳膊处咬掉一块肉。

槐花嫂子原来还时常游走在村子里捡废品，拄着拐杖，废品换来的钱就是槐花嫂子的一日三餐，有时逢着村里的红白喜事，槐花嫂子总是不忘道喜或者哀悼，随个薄礼，留她吃饭，她却从不肯。

最后一次见槐花嫂子是在槐花盛开的季节，槐花嫂子站在槐花树下，抬着头看着朵朵白云一样的槐花在头顶冲着她笑。不知过了多少天，村里人说槐花嫂子疯了，起初我不信，直到她认不出我，我才感觉到生命之路的瞬息万变。人们在田埂休息的时候能看到槐花嫂子在麦秸堆里坐着，肚子饿了就去谁家要些。村里的人同情槐花嫂子，都会问她过得怎么样，槐花嫂子只说：“饥啊，吃不饱。”槐花嫂子每次坐在我家门口的石碑上，奶奶没等她伸手要，便回里屋拿几个蒸馍给她，还端一大碗汤：“没吃饱屋里还有，再给你拿。”她呜咽着说：“饿，打。”一边给奶奶看身上或红或青的印迹。槐花嫂子已失去当年勤劳能干的模样。在这个年代，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个人有儿有女还食不果腹，居无定所。槐花嫂子走了，在槐花飘落的季节。

“捋槐花嘞”，村里再也听不到这个熟悉的声音了。

槐花嫂子走后，土坯房被王恩两口子拆了，压箱底的衣服里有一个硬邦邦巴掌大的盒子，两口喜出望外，以为是存折，打开后是一张相片跟一封信，一家三口温馨的黑白照，相片上的男孩是王恩，女人却不是槐花嫂子……看完信，王恩扑通跪在地上，喊了几声“亲娘”，已是泪眼婆娑。

“黄昏独立佛堂前，满地槐花满树蝉。大抵四时心总苦，就中肠断是秋天”。槐花有哀伤的痕迹，也有甜蜜的记忆；槐花有青涩的过去，也有甜润的未来。

等到春天来了，槐花盛开的日子很快也会到来。槐花嫂子，那是留在我那记忆里的一缕香。



黄泛区新景

(外三首)

■ 谷雨

满车盛景滚绿波，
百川流淌米粮窝。
昔日魔掌掘黄河，
鱼虾横行废农作。
水患东逝故百年，
大禹五谷丰满车。
中原世代善勤耕，
荧屏遍区颂新歌。

超前

零下十度的严寒
朔风透骨
白雪漫漫
钻入菜农的大棚
顿时
硕果累累的秋天
不速之客的笑靥
入怀朴面
夏秋收农田
深冬巧用反季节经验
收获退农闲
脱贫的路
流星般超前

火花闪动

建筑工地的门外
为捞小钱
夫妻俩顶风烤卖着烧饼
楼上打工人
为挣大钱
头碰落了星星
足踏灭了路灯
古稀的乡下老太
为拾零钱
弓腰驼背
沿街捡垃圾
两条棍棒似的腿
像踩高跷不停地移动
贩卖营生的破旧三轮车
夜色中批来的菜
欲将小街
满横
世间的个体
为彰显自力更生力所能及
让淘金的热能
燃烧出的生命火花遍地闪动

颍河湾

闸门垂落
清澈满湾
船影潜入湛蓝
群鱼自装满船
巨手关闭了污染
改革春风吹醒了净泉
颍河湾的多情哥們
帮杭州完成了审批后的西湖
搬迁